

文州诗友

19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近照


张宇宏


韩成林


张岫婴


刘道文


任志玺


孔菁慧


孙景荣


阎锦木


宋连庠


祖丁远


彭妙艳


古继堂


马凯


李秀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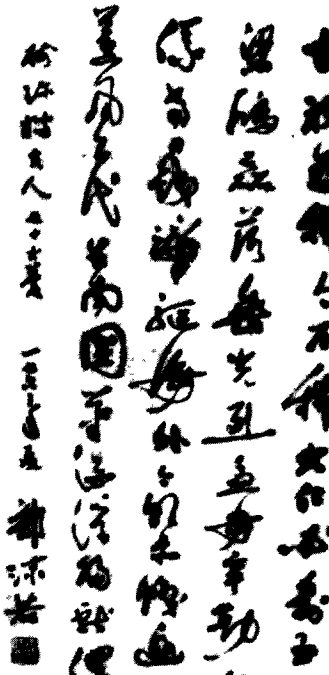

徐蕾如


何士龙


谢先云


舒帆

郭沫若手迹《树珍嫂夫人》



古视为稀今不稀，
大仁必寿至期颐，
梁鸿磊落垂光烈，
孟毋辛勤树典仪。
当日铁蹄驱海外，
今朝赤帜遍天涯。
薰风万代生南国，
菊酒浮觞献俚辞。

四川凌承柱提供并撰文——（见本辑17页）

1985年第3辑

文朋诗友

集股出版

文学文辑

名誉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公　木　　公　刘

王希坚　　艾　青

田仲济　　石　英

孙昌熙　　严　阵

张一弓　　罗竹风

高　兰　　秦　牧

流沙河　　萧　军

雁　翼　　臧克家

责任顾问

塞　风　　冯中一

崔西璐　　吴开晋

梁兆斌

主　编

张升明

一九八五年第三辑 目录

文　苑

3　这中秋节哟……（小说）　张岫婴

6　星星，一闪、一闪（小说）　韩成林

9　悔（小说）　杨稼生

10　哦，那小小的海螺……（小说）　张慧农

11　我的美国朋友（散文）　邓泰和

14　透过《旧金山的雾》（散文）　吕　器

14　日本来信（书信）　祁　放

15　节约与浪费（讽刺小品）　高致贤

15　地震趣闻（趣闻）　江　鸟

16　“偶然得之”谈（杂文）　居　然

16　蒲松龄故事两则　孙青云

17　学懒汉（笑话）　郭守宗

17　《文朋诗友》首辑篇目串趣　李秀华

诗　苑

18　古园（外一首）　庹之真

18　小路——给我的爸爸方殷　常　虹

18　北京漫步　林爱莲

19　中国的发现（外一首）　林　希

19　香山红叶（外一首）　孔相如

19　冬的性格　孙　峰

20　贺年片（外一首）　尹世洲

20　我们播种太阳（外一首）　朱晓泉

20　愿（外一首）——致“文朋诗友”　晴　空

编　辑　文朋诗友编辑部

出　版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　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书号10331·173

21 我不敢昏睡 黄东成
21 秋菊礼赞 叶 英
22 诗人与写诗的人（外一首） 邹放放
22 这个夜 李卫宏
22 一架葡萄 任志玺
23 词二首 宋连库
23 缠线 温玉喜
23 诗三首 何庆年
23 龙的传人 吴 兵
24 叶赛宇抒情诗二首 黄伟经译
24 一张方方的白纸（外一首） 孔菁慧
25 心愿 孙景荣
——我做了文朋诗友
25 瞬间得到的（四首） 刘 幸
25 晨歌（四首） 周雨明
25 城徽（外二首） 陈 浩
26 心应的爱（外三首） 红霜叶
26 路 王 重

名作赏析

27 讽刺的艺术 邹 进
——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一诗赏析
28 《红楼梦》语言艺术小札 何士龙

习作指导

29 我的小说发表以后（小小说） 孙莉莉
30 读《我的小说发表以后》 郭兴鲁
30 秋林小景（诗） 孟 飞
31 评《秋林小景》 王建辉
31 22：1 张仲可
——他的处女作是怎样诞生的？

他（她）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33 处女作的追述 聂中林
——访杨沫
35 生活的强者 祖丁远
——高晓声印象记

他（她）是怎样成为诗人的？

36 自由的歌手——普希金 桂 初
38 让诗和心灵，都成为透明体 刘功业
——访诗人鲁藜

作品评论

40 从《回延安》看抒情诗学习民歌 张宇宏

文学知识

42 创作三阶段 化 予
——夜读札记

文学动态

42 夏衍说：文学界当务之急是学习
43 巴金出任《上海文学》主编
43 杨沫精心修改《东方欲晓》
43 张欣辛考察大运河
43 美国华人作家多少 （北京通讯）
43 一九八四年台湾新诗创作漫评 古继堂

封二 郭沫若手迹《树珍嫂夫人》 凌承柱提供
17 郭沫若手迹《树珍嫂夫人》说明 凌承柱
46 《文朋诗友》反响好
——七十二位朋友来信摘录
8 感谢额外赞助者（名单）
26 答朋友
封面设计 王悦玉
封四 朋友文学活动简介



这中秋节哟……

张岫婴

文苑

县城还掩在黎明前青灰色的帷漫里，一部“嘉陵”风驰电掣般地驰来，“嗤——”地一声停在了迎宾旅社的青楼前面。李丽轻捷地跳了下来，米黄色筒裤，大红几何尼龙衫，紧裹着她的身子，显得丰满又苗条。她从车把上摘下乳黄色坤包，向肩上一甩，奔上楼梯。用乔其纱束成的马尾巴，在脑后上下跳跃，一枚珠光发卡闪着熠熠的光。

她很神气地举起了右手。“啪啪”的敲门声震得屋子直抖。“怎么还没起？”她高声大嗓地喊道：“快起！快起！”

随着屋里一阵哧哩哗啦书刊掉在地上的声音，门“哐”地一声开了，露出了三兴那双聪敏、明亮的眼：“好家伙！胆小的，非被你吓死不可！”他抻着衣袖殿着鞋。

“亏你是个男子汉！”李丽白他一眼，甩手进了屋。

屋里摆着清一色的新家俱：沙发、写字台、大衣橱、高低柜、大彩电、落地扇，还有一部电话机。屋中央是一张钢丝床，白色被子搭拉下床沿，报纸、刊物、钢笔撒了一地。李丽踩着，走到床前，一下子跌在床沿上，把额前的长发向后一甩，闭上了微红的双眼。

“昨夜昨没回来？”三兴洗着脸，“李二华来电话，他那儿羊肉奇缺；内蒙古张三胜来电，那儿牛羊价格下跌……”

“好了，好了。”李丽恼怒地睁开眼，双眉挑得老高，“到底有完没完？”

“呋——”三兴扭头不解地瞥了她一眼，“你不是说要想富，靠耳目，耳目是信息，信息是财富么？”

三兴住在这儿，房钱、吃用，全部由李丽支付。全部家俱、电器，也是李丽花钱买的。

“昨天黑夜，我老是心烦。”李丽双眉紧蹙，有些沮丧地说，“也忘了去运输队联系汽车，今天要运啤酒呢！”

“什么？”三兴吃惊地盯住她，好半天才徐徐地说了一句话，“这可不象你办的。”

这是真话。李丽是这几个县有名的女“二郎神”，向来办事干净利索。可今天……

李丽深深地喟叹一声，目光散漫地望着窗外，用低沉地语调说了一句，“伤心秋色今又是，把我撵出李家村。”

“喔？”三兴恍然大悟，“今天是中秋节了？”

二年前，李丽差十二分没有跨进大学门槛，在许多女同学哭哭啼啼的时候，她却一挥手，哦声“good—bye”离开了学校。平时，她就以活泼、聪敏、思想开朗著称，回家来能安心刨那几亩黄土——那点土地实在也不够家里人忙合的。爹娘又慌着给她找对象——她在学校名声就不大好，她的男朋友考上大学飞了——三兴和李丽是高中同学，他知道是李丽提出要吹的。听她说：“我们是八十年代的青年，生活在沸腾、飞旋的时代，为害相思而浪费时间不值得。再说，为什么非给自己背上一个十字架呢？”她从家里跑出来，做开了买卖。朋友越交越多；关系网越织越大；信息越来越灵；挣钱也越来越多；名声也就越来越糟了。的确，三教九流她都交往，成年累月地不回家。

去年中秋节，她穿着把屁股勒得象南瓜瓣似的裤子，袒露着胸脯的衬衫，用轻骑驮着一大兜糕点回了家。

她爹一见，就骂开了，“滚！给我滚！我没你这样的下贱妮子！”

“亲娘哎，我哪辈子造了孽，养了这么个冤家？”母亲嚎啕大哭。

“臊臭！”嫂子把她拿家来的东西狠狠摔出了院墙。

“你再回来丢我的人，我砸断你的狗腿！”哥哥凶狠地把她推出，“呯”地一声关上了大门。

她脸色苍白，木偶一般呆在了大街上，好半天一动不动。后来她甩了甩头发，冷笑一声，在村人的鄙视之下，扬长而去。

她在县城赁了一间房子，安下了自己的小窝。如今，一年没回家了。

李丽在三兴的心目中是坚强的。在高中他就愿意接近她，总觉得她身上有许多吸引人的东西。毕业后，李丽的影子象一根游丝，牵动着他的梦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她。在李丽住进县城后，他千方百计地帮助她，给她了精神支持。虽然李丽就在面前，但他不敢吐露心声。他也算个能文能武的人，学着写过几篇小说，只是被编辑大人给判了死刑。他也会几路拳脚——那是近两年看武打影片的收获。他懂得要擒住李丽这样的女子，没有点实力不行。如果真赢得了她的一颗心，爱情就象火山爆发从她胸中喷发出来，谁阻止也阻止不了。

李丽收电报、接电话，阅信件、查书刊，还要出去提货、交货，实在忙不过来。干脆在这儿赁了两间房子，留下三兴做了私人秘书。她让他管信息，自己出去闯荡。每月给他一百元钱做工资。三兴当然乐意。"宁给好汉爷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充当祖宗"嘛。起初，他简直不明白：李丽怎么会有那么多熟人？她整天在外边跑，雇车、提货、送货。回来把他收集归纳地信息，分轻重缓急处理。她办事手狠，不讲情面，守信用，讲信誉，买卖十分兴隆。有时她在这儿呆到半夜，他也在她屋里忙合过个通宵。

"这是李丽雇的私人秘书！"

"应该叫他小安子。"

……

在他们背后，人们不怀好意地叽叽喳喳。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舆论监督着人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慎，就会惹得满城风雨。流言蜚语来无踪，去无影，让人不寒而栗。可李丽不在乎。她昂着头，挺着胸，傲气十足地来往，就更增加了三兴对她的敬慕。他理解一个女企业家的艰难。可今天……

三兴望着她，慢慢地回过头，"今天中秋节，我该回……"他家有父母兄妹。

"你不能回去！"李丽刷地站了起来，目光咄咄地望着三兴，充满了傲气和自信，"告诉你，从今天起，你是我的，要听我的话！"

三兴一下子呆站在那儿。突如其来的幸福把他冲懵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李丽扑过去勾住他的脖子，发疯似地吻着，"去年今天我失去了家庭，今年今天我得到你……现在社会上兴能人……"

"丽——"三兴激动地叫她一声，抚摸着她的头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喃喃地重复道："中秋、中秋……"在这金色的秋季，他总算得到了收获。

"今天跟我去省城运啤酒。"李丽抬起头，双眼灼热得能熔化三兴的心，"晚了，人家会罚款的。你收拾一下吧。"

三兴恋恋不舍地松开，急忙收拾起来，叠被，整理地下的东西。激动得手都在微微颤抖，这是他第一次跟李丽外出。

他们走出屋。李丽跨上轻骑，"上来，搂住我的腰。""嘟嘟"鸣的一声，进了汽车出租公司。

这儿是车的世界。司机们一边说笑，一边擦车、加水。

"喔，李丽！"人们看见他俩都咋呼开了。

"来呀，七仙女，董永在这儿呢！"一个戴墨镜的小伙儿戏谑地说。

"哼，我是三娘怒砸织布机——来教子呐！"

"丽丽——"一个留背头的小伙儿甜甜地叫道，"用我的车吧，不要钱，只要——"他眯了眯眼睛，扮了个鬼脸儿，"象蒋子龙笔下的那个小妮，在驾驶楼里给我点支烟就行！"

"不用讨好姑奶奶！"李丽边笑骂边从提包里掏出几盒"牡丹"扔给了他们。

李丽是大方的，每次三兴有事、回家，她总是掏出一大把钱，数也不数，递给三兴。李丽喜欢这样，人挣了钱就得花。她讨厌农村妇女那抠抠唆唆的小气样儿。

"啊，乖乖！"那个墨镜把烟接到手里，"叭！"地吻了一口。

"讨厌！"李丽走到了一辆九成新的"黄河"前面止住了步，"喂，谁的车呀？"

"我的。"车下钻出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儿。

"我知道是你的，今天出车么？"

"出。可是"小伙子脸一红，把脸扭向一边，"要黑天赶回来才行。"

"好，误不了你回家。"李丽拖着长腔，"去省城给我运趟啤酒怎么样？"

"好吧！"

"在这等我一会儿。"李丽对三兴说，"我们去订个合同。"

"免了吧。"小伙子搔了搔后脑勺，"整天打交道，还这么麻烦。"

"不行。"李丽板着面孔，认真地说。随即扮了个鬼脸儿，"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

望着李丽的背影，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这小妮是能干，比得上一个男子汉。"

"比男子汉还强。"

"我那一位呀，哼。"那个留背头的小伙儿吐出烟圈，"我拿家工资，数了再数，真叫人恶心，看看人家李丽……"

……

一种得意的微笑浮上三兴的脸。他昂起头，天空是那么晴朗；人们，是那样的可亲可爱；生活，是这么美好。他真想放开喉咙大声歌唱，让人们分享他的幸福。

"别傻站着。"李丽回来了，朝司机一挥手，"把轻骑给我弄上去。"

三兴急忙跑过去，帮那司机把轻骑搬上了车厢。他望着浑身散发女性魅力的李丽，心又狂跳起来，他觉得李丽爱他，简直是一种恩赐。

李丽轻捷地跳进驾驶室，斜靠在座椅上。

三兴挨着司机坐下，心里痒痒得不行，幸福冲撞得他总想倾诉点什么。他望着娴熟地握着方向盘，嘴角挂着一丝微笑的小伙儿，装作有意无意地搭讪道："开车儿年了？"

“两年。”小伙子回头冲他微微一笑，流露出一丝知足，“买这小铁马，花了两万多元哩！”

“喔，你是个运输专业户？”

“嗯。”小伙子老实地点点头，“俺是个农民，除棉花款外，在银行贷了一大笔款子。再运这一趟，就能把帐全部还清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扭头望他们一眼，“今天中秋节，你们不回家？”

李丽望着向后飞去的树木、村舍没说话。三兴望她一眼，压抑不住心中的兴奋，“回去不回去一样，那儿也是团圆节。”

“我可愿意回家。不是我夸口——”他不好意思地搔搔后脑勺，“俺那口子，真是百里挑一。人长得好，心也好。不瞒您说，我家去就不愿出来。为挣钱，又半个多月没回去了，真想得慌。今天抓紧赶回来，回家园月去！”他懒洋洋地声音里带着知足和甜蜜。“还清债，就不这样拼死拼活地干了。钱这玩艺，挣多了也是一害，凑合着过就行。你说呢？”

三兴连连点头。为他有个幸福的家庭而高兴。

“有条件干么不多挣呢？”李丽回头反问道，“只有不知足社会才能发展。你有小楼么？你有小轿车么？你有飞机么？……”

她说得很有道理，既然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得会享受。

到了省城，顺利地装上了啤酒——李丽舍得花钱，除装卸费以外，每个搬运工犒赏一盒过滤嘴香烟。加上李丽嘴巧，简直能把死人说活，工人都乐坏了。

“李丽，你真行！”三兴说，“须眉男子望尘莫及呀！”

李丽晃了晃脑袋，“这叫哄死人不偿命！我看重的是时间。”

三兴跟着李丽买衣服、高级糕点、名贵水果。还买了许多风味小吃，放在车上。“回去，我们也好好地过个中秋节！”她远远地瞟了那司机一眼，吁了一口气，“这小子艳福不浅，真叫人眼热！”

“丽，我会使你幸福的。”三兴紧紧握住李丽的手。

汽车风驰电掣般向回驶来，三兴和李丽站在车厢里——他们嫌驾驶楼里太热。手扶栏杆，大声说笑着。

到黄河大桥了，车减了速。过了桥，小伙子又挂挡，飞了起来。三兴、李丽紧抓住栏杆，风在耳边呼呼作响。

“我就喜欢这样开快车。”李丽大声说道：“我们生活在这飞旋的时代，干什么都要抓紧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喂，注意啊！”三兴理解司机的心情，想喊给他注意安全。那小伙儿听也不听，仍旧开车飞奔。

一辆载重汽车迎面飞来，看来那司机也是个拼命三郎。大概也是急着回家团聚吧？这公路上没有警察，无人干涉，司机们格外放肆。

“好险啊！”两辆汽车几乎撞上。三兴大骇，使劲拍着司机楼大喊：“你不要命了？慢一点儿！”

车稍微慢了点，只一会儿，又开起了快车。也难怪他心急。太阳已转向正西，眼看就要落在树林后头去了。还有六七十里路哩！

这时，一辆一三〇迎面驶来。满满登登装了一车草袋，活象小山一般。开车的是个楞头青，玩命一般。……

随着三兴一声尖厉的惊叫，两辆汽车躲闪不及，两个车斗蹭了一下，七八箱啤酒唏哩哗啦地摔了下来，马尿色的啤酒顺马路淌了老远。司机从驾驶楼里弹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三兴和李丽也几乎栽下车去。

“啊，啤酒！”李丽大叫一声，跳下汽车。路上的行人也纷纷围了上来。

“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去就来。”她让三兴帮她弄下轻骑。她跨上去，飞也似地跑了。

三兴扑到那小伙儿身上，轻轻呼唤着他，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那百里挑一的，急盼他回归的妻子，要知道他半路出了车祸，该是多么心痛啊！

交通监理站的人赶来了，一辆白色救护车也来到了，从车上跳下两个医生，他们来得真及时啊！

这时，从路口驶来一辆泰山——50的拖拉机。李丽威风凛凛地站在车头上。

她跳下来，头发都被汗粘在了前额上。她用手绢扇着风，“他妈的，车真难找！”她是真急了，要不，不会骂人的。

“你去找车来？”三兴问。

“不找怎么办？咱这车啤酒不能抛在路上啊！”

一阵沉重的挤压感突地涌上三兴的胸膛。他望着受伤的司机，医生们在围着他好一阵忙合。他苏醒过来了。

“快，上救护车。”一个中年医生挥着手，对他的部下发了命令。

“慢！”李丽喊道，从手提包里掏出了合同和一叠钞票，象花钱买东西那样洒脱，“我们了结一下合同吧。原定二百，再加上五十……”

突然，三兴有点反胃。象吃了苍蝇一样反胃。固然，能挣钱是本事；会花钱，也算得上能耐。钱确实是好东西，能买到许多要买的东西。但此时此刻，这钱怎么让人这样不舒服？他脸上发烧。李丽却在居高临下的掏钱中得到了某种满足。

“你懂得什么？”李丽回头白了三兴一眼，“做买卖就得干净利索。说好的，今天把啤酒送到。送不到，不但会罚款，也会失去信誉。他妈的，这啤酒是名牌，俏货，损失了好几箱，可惜了……

“快走、快走！”中年医生低声催促道。

“等等！等等！”那开车的小伙儿呻吟地恳求道。他紧盯着李丽。

李丽向围观的人一招手，“谁在半小时内把汽车上的啤酒给我弄到拖拉机上，给他三十元钱，谁干？”



星星，一闪、一闪

韩成林

“哐嘡”一声沉闷的响声把他惊醒了。

他好象是从广袤的沙漠中跋涉而来，走得很累、很疲乏，又好象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从死神的手里逃回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他那墨黑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眼睛渐渐地扩张着，终于完全睁开了。什么都看不见。他呻吟了一声，挣扎着往外抽埋在煤块里的手，一阵撕心裂肺的疼从他右手食指尖上向全身蔓延开来。他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裂开干裂的、沾满煤灰的嘴唇，勉强挤出了一点笑。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他试图站起来，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两腿下半截还埋在煤里；左臂，似乎麻木了，根本不听从自己意识的支配。左腿开始剧烈的疼痛，但他并不觉得难以忍受，反倒觉得这很好，因为这愈发证明自己还活着，而且是实实在在地活着。他挣扎了两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躺倒了。

但是他并不甘心就这样躺着。他用力用双肘支起上半身，勉强抬起沉重的头，费劲地环顾四周，企图辨别一下方位，唤回自己的记忆。可是四周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想起头上的矿灯，一摸，矿帽并不在头上，他强忍着疼痛，费力地顺着背上蓄电瓶上的灯线拉回了矿灯和矿帽。脸上汗水和煤灰掺和着流进了他的嘴里。奇怪，矿灯怎么会灭了呢？他用满是鲜血和煤灰的手颤巍巍地拧开了开关，一道刺眼的亮光直直地射到了对面的架棚上。他转动着矿帽，可发现这样做很吃力，便把别在矿帽上的灯取下来，拿在手里转动着。

这是一条多年废置不用的旧巷道，木头支架在强大的压力下断裂了；一股涓涓细流沿着煤壁流淌下来，发出哗哗的声响，他心里一阵发紧，感到很恐怖，好象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庙堂，浑身冷飕飕的。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这躺了多久。他只隐约记得当时头顶上一阵轰响，他本能地朝前跑去，班长一声凄惨的叫声使他停了下来，但后面却有一只大手猛地把他向前推去，凭感觉，那是班长的手。可是后来呢？后来……后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 ……

渐渐地，他有些清楚了：发生了冒顶事故，是昨天还是前天，他无法判断，但他确实知道是班长那只有力的大手使他得以幸存下来。他转过头看了一眼身后，发现左下方躺着一个人，他使劲

“我！”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我包了！”

“好！”李丽上下打量他一眼，“咱可说好，打碎一瓶罚款两元。拖延半小时倒罚二十。”

“好吧！”那彪形大汉领着一伙人向汽车围去。

“住手！”一声霹雳，那交通监理站的人站在了她面前，“不能卸，出了事故，要保护现场。”

“保护多久？你端着‘铁饭碗’不着急，我可等不得。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啤酒有数的，你写上几吨不就行了？”她一挥手，“卸！”

“不能卸！”

“洇搁了合同你包经济损失？卸，有责任我担着。你就告诉您那位丁大站长，就说是我李丽卸的。”

“你？……”那人气得不得了，“你等着！”

“没工夫！”

三兴从恶地望着她，心里很恨她。

“三兴，你干么傻站着？你看着点儿，把坏的挑出来。哎？亲爱的，你脸色不好。”她摸了下三兴的额头，替三兴整理着衣服，“是吓得吧？”随即冲他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怎么样？亏了订合同吧？我宁愿多出几块钱，包就全包，出了事概不负责。要不，粘上你就麻烦了……”

突然，受伤的司机颤抖着手，艰难地摸出李丽塞在他衣袋里的那卷人民币，便尽全身力气，向李丽扔去。因用力过度，一下子又昏了过去。

“快、快走！”那中年医生狠狠瞪了李丽一眼。救护车一溜烟似的飞了。

李丽一下子怔在了那里。

那钱撒了一地。一阵秋风吹来，象片片枯叶，打着旋，向路北飘去。

“再见！”三兴耸耸肩膀，对李丽挥了挥手，转身向救护车追去。……

太阳坠入西边山树林，灰色的雾霭弥漫开来。风，越来越紧了，满月还未升起，田野上一片昏暗……

（题图：姜振民）

拖出双腿，爬了过去。

是李明，这个快乐的百灵，班里的大歌星。他在工作服里子上擦净血肉模糊的手，凑到李明的鼻子底下，完了，他沮丧地收回了手。

好长时间，他盯着李明那张稚气的面孔出神，最后，他收回目光，用手揩净李明嘴角的煤灰，象征性地脱下矿帽，静默了好长时间，然后，挣扎着向前爬去。

现在，他完全清醒过来了，听老班长说起过，这是一条旧巷道，弃置不用已经几十年了。班长说过一回，仅仅那么一回，说这条巷道是通的，就是说能通到上面，当时，他没怎么在意，现在想起来，心里却暖乎乎的。他可以设想出这次事故的严重性，他更可以想象出井外边的人的悲伤和焦急的心情，他知道他们肯定会竭尽全力把塌落下的煤一矿车、一矿车地推出去。虽然他们的效率比平时提高了一倍，可是要挖到他所在的地方，那也要需要很长时间的。他记得去年也发生过一起冒顶事故，他们整整干了两天两夜，才挖到烈士们的遗体。他不想躺着等人们把他救出去，如果那样的话，他想：会饿死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爬出去。

爬了一段路，他就气喘吁吁了，他很气恼，一个堂堂男子汉，竟成了这个狼狈样。他又觉得很可笑，为什么没一下把他闷死，而偏偏让大腿和胳膊受了伤。他每爬一步，就很可怕地抽搐一下。

伤痛折磨着他。

他力图用美好的回忆来冲淡恼人的疼痛。

于是，他尽量想些心情舒畅的事。

他很懊恼，伤痛并不允许他忘记。他只好停下来稍作休息。

恍恍惚惚中，眼前竟出现了夏瑛那双明亮的眼睛。他开始有点后悔，为什么自己会偏偏爱上她呢？如果我不是幸存下来，而是死了呢，那岂不是一种罪过！爱是什么，他无暇顾及，他只知道夏瑛很爱他。他也爱夏瑛吗？他苦苦思索着，搜寻着他和夏瑛在一起时的每一个细节，他感到很高兴，自己毕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夏瑛的事。他想到夏瑛现在肯定在哭得死去活来，心中很是酸楚。有一次，他的脚给矿车压了一下，夏瑛知道后，整整伤心了半个月。他感到很惭愧，一个男子汉竟让所爱的人为自己提心吊胆，算什么呢？他觉得这样很不好。回去以后（如果能回去的话），一定要从头开始，不让夏瑛再为自己担忧，而要使她更快活、更幸福。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给他所爱的人幸福，那他就没有权力去爱。

他一刻也不再停留，但觉得还是很慢很慢，半小时才爬了不到200米。他虽然没有戴表，但判断时间的准确性，是他的特异功能。他想起发生事故的时间是下午6点左右，但他怎么也估不出现在的时间，白天还是夜晚，他无法知道。

他爬到了一个拐弯处，头顶上不时落下几块煤来。他抬起头，上面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一丝亮光从缝隙中透了进来，他浑身一阵颤抖，再一次睁开眼睛看了看，确认那是阳光，而不是别的什么。他贪婪地盯着那一线阳光，生怕它跑了似的。

盯了好长时间，他那颗倔强的头颅终于耷拉下来。他失望地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脸腮。这是一个天眼，可他却没办法爬上去。

岁月流逝。这条巷道有的地方堵塞得只剩下拳头大的洞，他不得不用两只手拼命地挖，有时碰到稍大的石头，他的脸上就挂满了豆大的汗珠。就这样，他凭着顽强的毅力，一点一点往前爬去。

有一次，他想到了死，他再也不想苦苦挣扎，拼命折磨自己。他紧贴地面，再也不做任何努力，他就想这样静静地睡过去，直到另外一个世界。他闭上双眼，但没办法让思维活动也停下来。他眼前老是出现夏瑛和母亲的面孔，母亲头上那缕缕银丝在他眼前飘动不停。母亲那双瘦小的手忙碌了一辈子，额上又多又密的皱纹，使她显得很苍老。母亲如果失去他，肯定会悲伤地离开世界的。善良的母亲呵！世间唯有您是伟大的，您给您的儿子以生、以真、以善，教他生活的方式，给他生活的勇气。母亲呵！我不会死去，我一定要活着回到您的身边。

他使劲用手抹干了眼泪，加快了爬行速度。

就这样，他一边古怪地扭动着，一边回忆着、希望着、绝望着、幻想着，不仅苦苦拼着自己的体力，同时也苦苦地绞着自己的脑汁。然而，他每每爬不多长，就又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会。他感到自己太虚弱，有些力不能支，或许是饿了吧，可是吃什么呢？

他有时实在爬不动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朦朦胧胧中他看见夏瑛来了，他赶忙迎了过去。夏瑛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满面春风地飘了过来，两根小辫子调皮地在她后脑勺上摆来荡去。他俩手拉着手走在大街上，不少人指指点点地看着他俩。他把夏瑛拉进了路旁的饭馆，饭菜摆了上来，他正要动筷子，突然从门外闯进一条狗，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

他猛地惊醒过来，原来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搅得他的肠胃快速运转起来。他努力想忘掉饥饿，但饥饿却象一个顽皮的孩子，不时敲打他的肠胃。

他看见前面横着一根木头，浸在水中的部分已经腐烂了。他赶紧爬了过去，用手指抠下一块塞进嘴里大嚼起来。嘴里又涩又苦，舌头上好象长了一层倒刺，很干燥，很大，含在嘴里发苦，他不得不放弃美餐一顿的打算，继续朝前爬去。

矿帽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为了方便一点，他把矿灯拴在了脖子上。

有一个幻觉开始折磨他，他的眼前老是飘动着一个大大的馒头，或许衣袋里有，他用最快的速度翻动所有的衣袋，甚至可笑地把手伸进了内衣口袋，希望真的有一个馒头。可是他什么也没发现，但眼前的那个大馒头老是找他的麻烦。以至于他每往前



爬一段，就翻检一次衣袋，每翻检一次，就失望一次，无数次的翻检和失望，又使他更痛苦、更绝望。

他加吉地朝前爬着，动作渐渐慢下来，好象半身不遂地哆嗦着。

…… ……

现在，他完全是下意识地挪动着，有时挪着挪着就睡着了，醒来又朝前挪。

一股异样的味道钻进了他的鼻孔，在灯光的照射下，他看到一缕缕暗蓝色的气体在他周围飘荡着。凭经验，他知道这是瓦斯。他意识到得赶快离开这里。他怪模怪样地加快了挪动的速度，挪着、挪着，他感到胳膊软得抬不起来，空气也稀薄得很，他张大嘴使劲呼吸着，但是没用，一会的工夫，他就觉得头胀裂了似的，耳中一阵阵的鸣叫更搅得他不安。他想挪动双腿，挣扎了一下，立刻昏了过去。

…… ……

一股清凉的风把他从昏迷中吹醒，他睁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突然，他两眼迸射出兴奋光亮，他抖擞精神，一股男子汉的、强烈的想活下去的欲念推动他向前爬去。

他兴奋异常，因为越爬，前面的空气就越新鲜，也就离洞口越近。现在，饿的痛苦已不再那么敏感，他只有一个念头：爬，一定要爬上去。

前面，积着一汪水，他小心地想从侧面绕过去，一不小心，滚了进去。坑挺深，他美美地喝了几口污水，呛得他眼珠都快掉出来了。衣服全湿了，水钻进了伤口，火辣辣地疼。他努力地仰着头，以防再被水呛。眼前一阵发黑，险些使他倒下。他咬着牙拼命地爬完了这段极难爬的路。他停了下来，再度仔细地察看起来，由于矿灯灯泡在他跌下水坑时撞碎了，他只能靠肉眼来看。前面依然是黑黝黝的，只有一个小小的、银色的东西在闪着寒冷的光，他试着想看清楚那是什么，他朝前爬了一步，又看到了一个，他又爬了一步，于是看到了第三个。他浑身的血液沸腾了，他终于知道了，那是星星，一闪、一闪。

星星越来越多，洞口都可以看出来了。他兴奋地喊叫了两声，但发出的声音连他自己也听不到。

衣服紧贴在身上，变得格外沉重，他很伤心。

一个小时后，这个人已经在洞口了，他激动地望着一闪、一闪的星星，贪婪地呼吸着这带有青草和花香味的空气；两手颤颤抖抖地抓起一把泥土凑在鼻子底下使劲嗅着，浑身嗦嗦地抖个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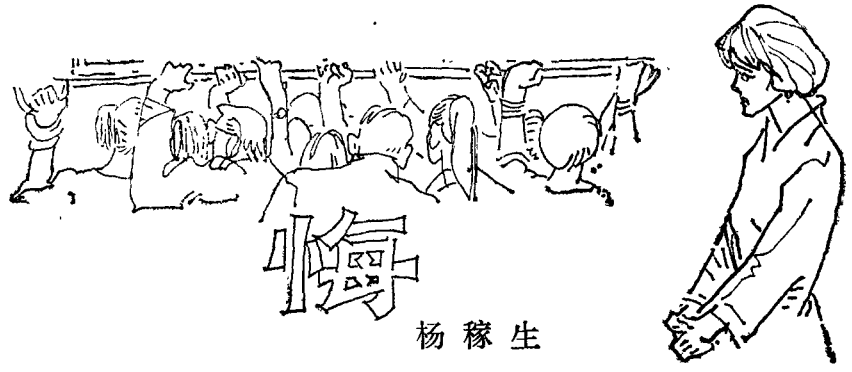
遥远的天幕上，星星，还在一闪、一闪……

（题图、插图：孙敬会）

感谢额外赞助者

以下朋友，除交来股金外，同时附来不同数额的赞助款。谨此致谢！

冈佰春　浙江湖州织星镇生活商店淡港店
张洪良　山东泰安市三星路弹簧厂
王头生　山东平度县兰底乡李家南埠村
王和卿　河南洛阳市洛阳剧院
顾文斌　山东临沂啤酒厂
王建柱　山东牟平县解甲庄驻军54741部队卫生队
葛　晶　湖南省郴州鲤鱼江发电厂子弟学校
高玉明　广东广州市白鹤洞163号
金元宝　浙江省乐清县白象镇交通南路19号
徐金龙　安徽省当涂县粮食局
熊文正　山东济南86261部队52分队
吴文圣　山东煤矿莱芜机械厂第五车间
梁月光　山东临朐县桔林乡阎家部小学
孙文利　山东济南市白马山55370部队71号
刘召辉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荆山洼镇大园大队
许长久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饭店
唐国荣　湖南岳阳长岭炼油厂铂重整车间
汪光房　湖北省襄阳县双沟镇中学
陈晓香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文港玻璃厂
刘义文　山东定陶半堤乡党委办公室
张寿江　山东栖霞县苏店乡百吉社
刘宇章　北京市宣武区茶儿胡同13号
孙魁武　山东掖县金城镇后坡村
李根红　山东济南市文联
徐淑凤　山东泰安泰山医院人事处
徐　伟　山东新汶矿务局汶南矿采三区
胡　荣　四川省宣汉县教师进修学校
任　刚　山东省海阳县丝绸厂技术科
梁海潮　河南省登封县文化馆创作组
顾兰芳　河南省登封县文化馆创作组
张学明　山东省庆云县新华书店



哑答

杨稼生

坐上环城汽车，就象稳泛轻舟，教人无不赞叹：路，好平呵，好平的路呵！

“买票买票，上车买票！”售票姑娘尽职尽责地呼喊着。

递钱。找钱。撕票。……

一阵熙攘过后，车中复归平静。

“同志，坐车买票！”售票姑娘突然跨到一个穿白上衣的青年面前，发出这天经地义的命令。

“你是说我没买票吗？”白上衣从容而不屑一顾地，也乜斜了售票姑娘一眼，十分不经意地说：“那么你呢？”

“我是售票员。”

“售票员也是人。按照你的法律，凡是人，坐车都必须买票；除非你不是……”

嘘！颇有水平的无赖词。

姑娘眼里旋着一颗泪，扫视乘客，分明在求援。然而，车内出奇的静。无奈中，她公布了白上衣的乘车史：“我发现他每次都不买票！”

“我也发现你每次都不买票！彼此彼此，有扰有扰……”白上衣随着到站铃声，扬长下车。

咦！此差好苦呵。一颗同情之泪，在我眼中作酸……我偷眼看看姑娘那副怒容，把我吓坏了，她好象随时都要呵斥我：“只会同情，正义呢？勇气呢？”

我自悔少了点勇气，没有声援姑娘一声。正义和公德，交替着，揉搓我的良心。我无聊地抹去了那颗无聊的泪。

乘客渐渐多了起来……

“停车查票！”姑娘气宇轩昂，一夫当关，堵住车门。她这壮举，鼓起了我的勇气，也许是条件反射，或赎罪心理，我竟也说：“对！”因为我确实看见我身边一个“女郎发”和一个“小胡子”没买票。

“票！”姑娘把千斤蕴怒，都灌入这一声“票”中。——然而，首先站在她面前受检的是一位似曾相识的农妇。

农妇哆嗦了一下，嗫嚅地说了句什么。她，三十岁左右，身体健康，携带几个高粱秸锅盖和炊帚之类。也许她穿着布料颇佳的新衣，才正好突出了她的村俗，而她那晒黑的脸、风裂的手、粗糙的脚，乡巴佬的本质，逃不脱任何一个城市人的眼力。

她很恭顺，伸开手心，托出一角车票，吐出一声乡音：“这不。”

“从哪儿上车？”姑娘居高临下，责任感顿时加强。

“工农路。”

“到底从哪！？”姑娘这一声，高过了马达。

“工农路。”

“你坐超站了！罚！全程！五角！”

农妇匆忙自搜钱包，终凑不够五角钱。她乞求地在乘客中寻视。也许没找到熟人，目光最后落到姑娘身上：“俺郊区的，因买东西，剩下零钱不够了，只差几分；高抬贵手吧，姑娘。”

我同情农妇，但不敢插言，因她确实坐超站了，欠七分钱。我心中也抱怨姑娘——她因“捕获”心切，竟忽略了农妇“恭顺受检”的重大细节，姑娘呵，几分钟前，白上衣给你的心灵创伤，恐怕还在流血呢；他触怒你，不正因他不愿恭顺受检吗？此刻农妇恭顺受检，正好安慰了你的委屈，成全了你的职尊，这是一种难得的维护呵！你应向她三鞠躬才是呀！

奈何！姑娘正剑拔弩张，踌躇满志，凭借眼下的胜利弥补刚才的惨败。哎，是强者呢？还是弱者呢？……

刚才，姑娘因“白上衣”的不逊，曾向乘客发出过求救的目光；可这会儿，她又因农妇的恭怯，却向乘客显示出“以儆效尤”的气派。但是呵！她那色厉内荏、渴求助威的神情，终被慧眼识破——

“什么高抬贵手？！都象你，少买票多坐车，那人民的交通事业还办不办啦？”我身旁的“女郎发”忽地横在农妇与姑娘之间，发出这远比“买票买票，坐车买票”更为有力的斥词。起初，姑娘对这位“义务帮办”似乎不多么欣赏。但这毕竟是“需要”呵！要拒绝，就算是失策。于是，她正眼瞥了“女郎发”一眼，转脸对农妇说：“你听听群众的呼声！”

“女郎发”耸肩颤腿，烟灰纷纷落……

“女郎发”的雄才大略，引诱得我身旁的“小胡子”也来顺“辙”镀金了——

“是呵，售票员同志，对这种人，要不罚，你今后可无法工作了。”“小胡子”心中尚虚，一眼看农妇，一眼看姑娘；他看姑娘没反应，额头便渗出汗来。其实，他倒不必担心——“实用”和“口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是优先生效的。这位天真未泯的姑娘的接受程度，足以使他受宠若惊。“对，我尊重这位同志的意见，罚！拿钱来，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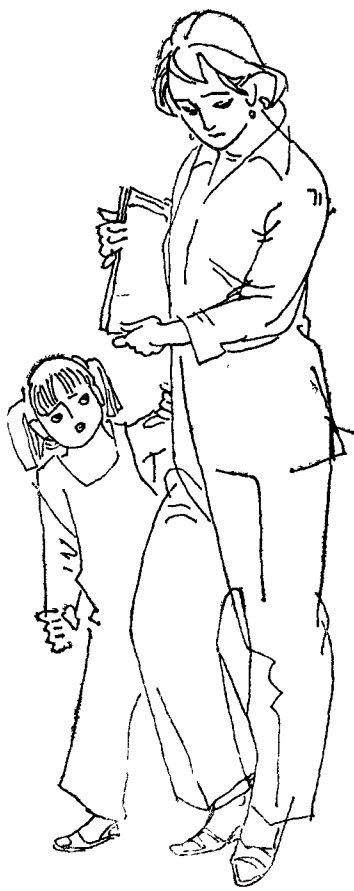
“女郎发”和“小胡子”心安理得了，身材也顿时魁梧起来；姑娘有恃无恐，胜利在望；农妇呆若病鸡，听候发落。

刚才姑娘喝令查票时，我敢说，她是知道“女郎发”和“小胡子”没有买票的。谁知，由于农妇首先“落网”，“女郎发”趁机插入“帮办”席，形势竟急转直下，成为这个结局。哎，多年来人情沧桑表明，此刻，不论我，抑或别人，出面颠倒这几分钟的历史，虽说不上要犯什么“目前形势”的错误；但，至少说：是难的，很难的！

这是一出颇具典型的活报剧，多么眼熟，经年流传，已过目千遍了，从程式到内容、从结构到结局，都会毫地联起你数篇寒心的记忆。

“放我下车吧！下午还轮我送菜运粪哪！”她这声求情，勾出我一个印象——我每天隔着公共汽车的车窗，总是看见她麻利地，在人行道上，赤脚绾裤，来时一车菜，归去一车粪，交替着运载生活的原料和废料。她今天趁农闲，穿上不常穿的新衣进城，表示了她对她朝夕相处的城市多厚的爱戴和多高的敬意呵！

“放你？那算我失职！”姑娘这话，倒也实在。但我揣度：她对农妇不可能全无恻隐之心。不过此刻，指导她行动的，不是恻隐，而是职守。



“走！把你交给我们的领导。”

“她的领导是派出所，那里吃饭不要钱，便宜事，去吧！”“小胡子”肆谑地、快活地向“井”中投“石”，借以有效地证明他们都是买过票的好乘客。

农妇该下车了；却不能下车。车子飞快地载她到她不需要去的地方。

车声隆隆，隐约听见农妇说：“不怕，错打错处来，给俺男人捎个信，送来五毛钱就是了。”

这车，也不过方丈之地：时间，也不过二十分钟。这小小的时间与空间，由三个主角，就可酿成一出悲剧；且结构严谨，符合模式，顺理成章，致使农妇有击无还。咦！……

我想：刚才，全体乘客，只用一怒目，或一声吼，我敢断定：小胡子之类定会敛声，姑娘定会自省。是呀，就这么简单；但，也许就因它简单，而没有作到，才成为难而又难，以致不可能解决。

回到家中，我以车人见闻为题，向家人慨叹个没完……

女儿听了说：“你别。其实，你当时只用和农妇攀个什么称呼，代她交出五角钱，她就可以顺利下车回家了。”

咳！我的聪明哪儿去了？——五角钱，只算几何？但在我思考的天平上，竟意外地超过了一位农妇的伤神和尴尬的重量。

真的，当时我口袋里有十元钱，足够保她二十个平平实。——然而，一个也没能。

不要在字面上，去鉴别见义不为、见义没有为、见义不敢为的性质差异；它们在效果上，则完全等同。

今日车上，我悔了两次：第一次，是对售票姑娘；第二次，是对农妇。前者，可以挣脱；后者，再也挣脱不掉。

（题图、插图：李明媚）

哦，那小小的海螺……

张慧敏

她又拿起了那只海螺，那只伴随着她和他度过了幼年、童年和青春时代的暗红色海螺。

这海螺，怕是早已被他忘却了。

半年前，他来信说他提干了。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她为他高兴，但又不尽是。提干了，这不光意味着他成了一名威武的海军军官，同时还意味着将来长期的两地分居，她必须准备承担起将来那个小家庭的所有大小事务。

这些，她都想过。但她还是高兴，因为他高兴。

她给他去信了，为他祝贺，并告诉他，她已顺利的考取了市播音员。可从此，他却再也没给她回信。整整半年。她为此百思不得其解。

“是我们的爱情没有基础吗？”她默默地在心里问自己。不！小学、中学、待业，整整二十年，

他们情同手足、心心相印。那海螺便是最好的见证。

轻轻地，她把海螺贴放在耳边。依旧，海螺发出一声悠长的响声，象是在叙说一个悠长的故事……

很远了。那时她还很小，常常为数不清十个数挨爸爸的打。一天隔壁搬来了一家人，说是从大海边上来。她们家有一个和她不相上下的小男孩。那便是他。第一次在一起玩，他们便打了仗。为了那只海螺，她想要，他不给。她哭了，好伤心。妈妈们来了，她妈说她，他妈吵他。于是，他把那只藏在背后的海螺送到她跟前。她不要，却笑了。他对她说，等长大后，他要当个舰长，象爸爸那样。他还对她说，那时要带她到大海里去，给她捡好多好多的海螺，还有贝壳。她笑得更欢了，刚才的两滴眼泪早已淌进腮边两个深深的酒窝。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流泪，在一起欢笑。

……

他要入伍了。临走时把那只海螺留给了她。她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月朗星稀的初秋之夜，临分手时，他把那只海螺轻轻的放在她耳边，问她那悠长的响声象什么乐曲。她说象《一路平安》，他诡谲地笑了，却说是《等我归来》。

“你真傻，整天为那小子发痴，值得吗？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死心眼。没听说吗？八十年代城市姑娘的恋爱对象已不再是四个兜的‘大兵’，而是戴二饼子（眼镜）的大学生。他不给你来信，正好！正愁找不着台阶下呢！”市电台的同事燕燕用标准的普通话激昂的对她说。

曾几何时，她记得也是这个燕燕，胸前配戴着红领巾在台上动情地为大家朗诵自己写的那首充满稚气的小诗，《解放军叔叔好》。人啊，变化真大、真快。他，也变了。

她陷进了痛苦的沉思。

去海岛，到他工作的那个海岛上去一次。不知处于怎样一种心理，她决定这样做。不对吗？过去他们含笑相爱，如今即使他不再爱她了，也应含笑对他说一声：再见！对了，还有那只小海螺，也要把它送还给他，那是他爸爸牺牲前留给他的。

就这么定了。明天去海岛。

到了，迎接她的人群中没有他，有的只是几张带着尴尬表情的陌生面孔。她急了，眼睛直盯着指导员。指导员嗫嚅着，什么也没说出来。迎面驶来一辆汽车，师医院的救护车。车上跳下来一个战士，走到她跟前，停下了，“江真真同志，舰长给你的信。”

他的信！她急切地撕开信封，匆匆地默读着：真真，你的信我收到了，原谅我没给你回信。知道你考上了市电台播音员，心里很高兴，祝贺你！每天，我都要听听咱们市的播音，听听你的声音，尽管很遥远，很模糊，但我感到你的声音仍是那么甜美。真真，告诉你一件事，希望你不要难过。半年前，在一次海上风暴中我负了伤，右腿瘫痪了。近半年的治疗，仍不见效果，医生说，怕是……真真，请你回去吧，但求你不要把这事告诉我妈妈，让她知道得晚一些，越晚越好。二十年前，大海夺去了爸爸的生命，现在我的腿又……知道后，她会受不住的。还有，那海螺，你留下吧。那悠长的响声你就当是一曲《祝你幸福》，不是更好吗？……

她读着，泪水模糊了双眼。

哦，明白了，她一切都明白了。她把那只小海螺紧紧的贴在胸口，一头钻进了那辆就要返回师医院的救护车……

哦，起风了，这海岛的风好大好大啊……

于临沂一四六医院

我的美国朋友

邓泰和

一、热爱中国艺术的“洋鬼子”

“哈啰，洋鬼子，你好！”

“嗨呃，中国鬼子，你也不坏！”

每当我和一位美国男同学相遇时，常会彼此戏谑地问候，虽然互称“鬼子”，但是态度是友善的。

这位能讲中国话的美国同学，尊姓大名叫“彼尔·汤普逊”，据说他的祖先是一百多年前从爱尔兰远涉重洋来到新大陆的移民，到他这一代，早已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佬了。

彼尔中等身材，体格健硕，棕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眸子，与人相遇，总是流露出友好的笑颜。

提起我与他的一段友谊，还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呢！

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我刚进入美术学院不久。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兴致勃勃地携带着画具，走进中央公园去写生。我被迷人的秋景陶醉，选择了一个理想的角度，正坐下来画时，不料走来一群手提录音机、大放其摇滚乐的黑皮肤青年，他们对我的画不怀好意地评头论足起来，骚扰了我的画兴。更可恶的是，其中一位竟趁我不备，将盛水洗笔用的瓶子当成足球一样地踢进了水潭里。我怒不可抑，跟他们争吵起来。他们便互递眼色，摩拳擦掌，意欲对我动武了。

“不许动手，不准欺负人！”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蓦地从树丛里窜出一位好汉，怒目金刚似地护卫着我，挡住了这群恶棍的袭击。

“让开点，少管闲事！”

一个狗胆包天的家伙，竟不知好歹一拳打来。只见那位好汉一闪身，一把攥住那家伙的手腕，顺

劲一拉，然后朝外一抛，那家伙立刻元宝翻身，摔得哇哇直叫。

“不怕死的，请过来！我有中国功夫！”

那群恶棍一见遇上了金发碧眼的“李小龙”，知道吃不了要兜着走，便骂骂咧咧的，悻悻然溜走了。

我无限感激地向这位仗义相助的美国青年道谢。他和善地笑笑，说了一句不知是哪国语言的话，我听不懂，他又改口道：“我想欣赏一下您的画，行吗？”他说的竟然是带有美国腔的中国话，异域遇乡音，我感到又惊又喜。原来他以为我是朝鲜人，说了一句朝鲜话，后来才知我是一位炎黄子孙。

他看过我的习作后，真挚地赞美起来。彼此一聊，才知道大家都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也是为了捕捉创作灵感，到公园里来散步赏景的。结果“路见不平”，他就“拔刀相助”了。

后来，我转到石版画班，与彼尔同窗共学，友谊也与日俱增。

渐渐地，我知道彼尔曾经在南朝鲜的美军部队里服务过，到过台湾，在大学里学过三年中文。在东方悠久文化的陶冶下，他与东方的文学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初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英语听讲能力比较差，在学习上一定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彼尔便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成为沟通中美语言和文艺的桥梁。

彼尔是“School Bus”司机，每天清晨要先接许多小学生上学，然后自己再赶到学院来学习，下午又要开车送小学生们回家。他还在一所朝鲜人办的学校兼任教师，讲授英语。制作石版画是十分劳累而又繁琐的，先要用金刚砂磨平石版，然后在版上作画，再涂酸液腐蚀，最后搬上机器亲自印刷。彼尔虽然整天十分忙碌，但是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工作着，精益求精地创作着。当年长的同学或者体弱的女生搬不动石版的时候，他总是乐呵呵地倾力相助；当新入学的同学遇有疑难问题时，他总是用英语或者中国话、朝鲜话耐心解答，直到弄懂为止。因此，他那爱憎分明、乐于助人的美德，使同学们都愿意跟他亲近、交谈，甚至结为诤友。

彼尔珍藏了许多本用中朝文字写的画册，他能说出石涛、唐寅、齐白石等许多中国画家的名字，剖析他们作品的特点。他制作的石版画，也大多以山水为题材的。圣诞节前，同学们都互赠卡片祝贺。我也收到彼尔自制的圣诞卡，卡上有一幅清雅脱俗的山水石版画，其风格使人惊疑出自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手笔，画的右上角还题有“源远流长，友谊常青”八个笔力遒劲的毛笔字，若不是署上彼尔的英文名字，甚至至中国同学都会误认为此幅字画是中华儿女的作品呢，根本不可能想到是出自一位对中国艺术如此痴迷的美国学生之手！

有一次，我忍不住与彼尔开玩笑说：“老兄，你只能算半个美国人，另一半可加入中国籍了。”

“是嘛？……”彼尔若有所悟地说，“可不是，我是一个中国迷的洋鬼子！”

“那么，我和中国留学生都是热爱美国艺术的中国鬼子啰！”

说罢，大家都亲密无间地畅声大笑起来。

二、想摘星星月亮的迈克尔

迈克尔念小学五年级，是我外甥的同学。外甥叫我“Uncle”，他便称我“Uncle Deng”。说起我和他相识，还挺有趣的呐！

一个燠热的下午，我正坐在临街窗户的桌前，一边吃着一杯冰淇淋，一边阅读史坦贝克著的《沧海泪珠》。不料一只球破窗而入，击碎瓷杯。飞溅的冰淇淋把我弄成了大花脸。我火冒三丈，把“花脸”探出窗外，准备嘴巴“开火”。只见一群男孩子在玩打棒球。一个手提木棒的壮男孩，惶惑不安地说：“对不起。打碎了杯子？喔，由我赔。”另一个瘦男孩却说：“不对！迈克尔，是我扔球没扔好，应我赔！”迈克尔嚷道：“是我没打准，我赔！”……我被孩子们诚实、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行感动了，怒气烟消云散，扔还小球，希望他们到别处去玩。迈克尔一挥手，孩子们立刻跟随他跑到对面的草坪上去玩了。从此，我认识了这个叫“迈克尔”的小老美。

几天后，我打开信箱看看有没有信，结果发现有个瓷杯，还附了一封信，上面写着：

亲爱的Uncle Deng：

请收下杯子吧！上面有中国山水，我想您一定喜欢。

请原谅我的过失。

迈克尔

我狐疑不解：瓷杯怎么会象变魔术般的“飞”进我锁住的信箱里。我问外甥，才知道迈克尔一心想赔杯子，但他无钱，又不愿向爸妈讨，后来他替人家照顾狗，赚到几块美金，从中国商店里买回瓷杯，想请我外甥转交，外甥不肯代劳。于是他灵机一动，等邮差开锁分信时，缠住“蘑菇”，最终达到目的。想不到这个小老美粗中有细，很有心机哩！

我跟外甥在谈话时，发觉迈克尔正躲在一辆轿车后面朝我嬉皮笑脸。我奔去想退还瓷杯，他又机灵地逃走了，还扮着滑稽脸对我喊道：“Uncle Deng，拜拜！拜拜！……”

面对这个小调皮，我无可奈何地笑了。然后转念一想，我这个成年人怎好意思接受小老美用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东西呢？便回赠了他一件中国小工艺品，乐得他手舞足蹈地高喊：“China！”

当女孩子在玩“造房子”等游戏的时候，迈克尔总是流露出不屑一玩的神情。他从电视里看到有人驾驶汽车飞越一大排汽车的惊险表演，也曾真过瘾！于是他也跃跃欲试，把小自行车充当汽车，用

砖块和木板搭成斜坡，在坡前一定距离放置一根木棍。他猛踩自行车冲向跳板，然后将车把手往上一提，车子腾空而起，落到木棍前了。木棍越移越远，他的表演一次次成功，博得围观的小朋友们喝彩叫好。可是后来他失败了，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手上擦破皮，鲜血直流。我要替他包扎伤口，他却一挥手说："英雄流血不流泪，叫痛不是迈克尔！"又继续玩起"驾车飞越"表演了。

可是，这种惊险的表演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我回家刚开门，就发现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字条：

亲爱的Uncle Deng：

大事不好，我跟哥哥吵架了！他是"护卫天使"，我也要当，捉坏人，维持治安。可是哥哥说我太小，不懂"中国武术"，不同意我参加。我一赌气说："我懂！"——上帝饶恕我，其实我压根儿不懂呀！我从中国街买回一本武术书，里面有许多图画，可惜我看不懂。您懂"中国武术"吗？教教我好吗？

救救我吧！

苦恼的迈克尔

刻不容缓，我立即打电话把他"救"到我房里来。他满怀期望地瞅着我。我逗趣地问："怎么，又是当狗保姆赚的钱，买的书？"他不好意思地说："不，这回是替人家的庭园割草赚的钱。"我又故意卖关子说："我是少林拳师，精通各路拳术。但是遵照中国规矩，凡是要学本领的人，必定要先向师傅送上银包，叩上三个响头！"迈克尔毫不犹豫地掏出所有辅币，双手捧给我说："不够，我再去赚！只要教会武功，再多钱我也乐意！"说罢，他真的要向我叩头，行拜师礼了。我连忙劝阻他。我被他虔诚的学艺之心，逗得差点儿笑痛肚肠。

其实，我只学过一点太极拳，是个"冒牌拳师"。于是我便按图索骥，每次教他一节，希望他勤学苦练。从此，他果真不玩"驾车飞越"了，而是在清晨或放学后，苦练起武功，不练到汗涔涔如同从水池里捞起来一般不肯罢休。

功夫不负有心人。迈克尔终于取得哥哥的信任，戴上一顶法兰西式的无簷红圆帽，成为一名小"护卫天使"。有一天，我突然问他：

"小家伙，你的小脑袋里想过没有，将来要当什么？"

迈克尔一拍胸脯，声音宏亮地说："当一名宇航员，去摘星星，采月亮！"

嘿，志气可真不小！

半年后，我因迁新居，就与迈克尔惜别了。但是直到如今，我的眼前还会经常浮现起他那可爱的小脸蛋。谁能不喜欢这位机智勇敢的小老美呢！

（寄自美国纽约）

代邮　通　知

自在第二辑通知朋友们书写60字小传，以备出版《文朋诗友通讯录》以来，大家积极响应，纷纷写来。有的写得简明、精采、别致、完整；也有的大大超过60字却漏掉了要求内容。现谨通知大家：

一、漏写主要内容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爱好、编号和所需册数某个项目的，请速来信补充（来信请注明"补"字和编号）；

二、尚未书写小传的朋友，请尽快写来，以免遗漏；

三、编此通讯录，是个大工程。现在进展顺利，敬请朋友支持。

《文朋诗友》编辑部

透过《旧金山的雾》

吕　器

“雾，使海天一色，使天上人间混为一体，使一切丑恶、罪孽，都隐藏起来，显得整个宇宙是这么单纯，这么宁静……没有苦闷，没有斗争，没有忧愁，也用不着去劳碌奔波，大家都沉醉在各人的美梦里，这该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多么美好的世界。”

以上引自冰莹近著散文集《旧金山的雾》。透过旧金山的雾，朋友！我高兴地谛听到您从遥远的彼岸“对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倾吐的情愫。诚如您在《断腿记》中所说的，太平洋虽然使您“失掉了一条活泼有力的腿”，但“我决不恨你，因为我的家，我的祖国在你底西边……”。您那颗和万万千千炎黄子孙共同的天衣无缝的赤子之心，它越过了万顷波涛，飞到了祖国——我们伟大的母亲的身旁。

怀着这么一颗人类最原始的、纯真的、普遍的、永恒的赤子之心，恁般浓密的雾也遮不断祖国的青山隐隐，恁般离奇的云也剪不断祖国的绿水悠悠。今天读了您寄怀于《还乡梦》中“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的许愿，叠印出您年青时代《在日本牢狱中》喷薄而出的“假如我能为爱国而牺牲，实在是太光荣了！”这样火辣辣的心声，何劳寄怀于雾，人世间的“一切丑恶、罪孽”不都将被您踩在脚下？！

雾，毕竟只能使人回避“苦闷”、“斗争”和“忧愁”于一时，骗取灵魂的苟安，而真正值得人们沉醉的“快乐的人生”和“美好的世界”，却是赖人们付出坚强的信心和决心，加上拨开迷雾的努力和毅劲，才能获致的。有勇气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人，也应该有勇气承认命运的主宰权，操诸于己。

弹指四十年前，在苦难的祖国血火交缀的摇篮里，作为一员文艺兵，我们誓以“祖国的忠诚儿女”相期许的铿锵的言语，至今犹热流在血中，铭刻在心中。

衡量古今中外文艺大师和他们的不朽的杰构，给了我们启示，文艺作品的生命力，是艺术和思想高度交织的结果。而攀越这两大高度，作家除赤诚拥护真理、拥护祖国和拥抱人民之外，别无其他必由之路。

拿您所赞佩的大千（张）居士的梅花和他的画中诗来说，“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颜无盼，不认梅花是国花。”其雄伟遒劲的艺术创造感染力，不是植根于人民之恋和祖国之爱，能如此蜚声于海内外？！墨水里濡带着炎黄子孙血浆的作家，任何时候，也是祖国人民所热爱的，为欢迎的。

《狄斯奈乐园》尽管能把人诱入童话世界的爱丽丝漫游的仙境，但那毕竟是赚取片刻“快乐、和平、新奇、宁静”的“镜花”之“缘”。

“信修美而非吾土”，沉湎于狄斯奈的海市蜃楼，迷醉于旧金山湾的缤纷帆影，与寄怀于绰约多姿的祖国江山，相去何以道里计！江山如此多娇，何止于您多少年来梦萦于怀的“故乡的白云，湘江的流水，洞庭湖的波光，岳麓山的彩霞，和青枫峡里的红叶、溪流……”！

拨开旧金山的迷雾吧，朋友！

休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须知“莫道桑榆晚，为霞正满天”！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初稿于广州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二日修定

日本来信

祁　放

尊敬的老师

您好。这么久才给您写第一封信，实在是很不象话。然而，如果您知道此刻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是东京的深夜，而我却刚刚从打工的餐馆里回来的时候，我想您就会愿谅我了。

来到日本，我第一感觉到的就是没有时间，每天早晨一睁眼就要上工去了，晚上总要十二点才能回家，然后再洗一洗，坐一坐就要一两点了，疲劳之极，紧张之极，在国内时简直无法想象。在餐馆每天洗几千个碗，几百个锅。一天下来，就连腰都直不起来，所以，哪儿还有精神写信呢？况且，刚来的时候，老是觉得孤独和心酸，提笔便有无数的眼泪落下，也实在是不敢写下这篇眼泪寄回去的。

来日本已四个月了。四个月来，我的生活才稍稍习惯一些，我毕竟已熬过了最初的最困难和最艰苦的阶段。开始了在这个世界里的艰苦奋斗。

生活在这个社会，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的时候，无论做什么，全凭自己来闯，时时刻刻还要记清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别人的屋檐下。刚来时，我尽管做好了吃苦和受累的准备，但受气的准备却不充足。况且，我又自尊心极强，忍无可忍时，便不甘屈辱地在别人的怜悯下过日子，而宁愿一个人吃更大的苦。年三十的时候，东京正下雨，我四处找工作，而由于语言不通四处碰壁。我那时真想家，真想您们这些老师和朋

友，我倚在地铁的石柱上．流下了辛酸的眼泪。那时，我才知道，乡愁和孤独的滋味本身远不是这两个词所写的这样的简单。

日本的樱花已经凋落了：我还没有抽时间去看，便花尽叶出了。在日本，忙忙碌碌的生活使我无暇顾及这些，高昂的学费也使我学会了计算生活。在这个物质生活水平极高的社会里，我仍过着最简单和最单纯的生活。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除了学习，就是工作。日本人的工作责任心是极强的，自己的工作做不完，即使下班了，也会自觉地加班来做。我来到这儿，也只好入乡随俗了。否则，就会很快地丢掉饭碗的！

我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中，有很多的台湾人、韩国人，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人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只是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也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从唯一的中文读物《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文朋诗友》第一期出刊的消息，很高兴，是否能给我快寄一份到日本来？

您需要我写一些日本生活的文章吗？请告知。

因时间关系，不多写了。此信很乱，请原谅！以后我会好好地写些信的。好，祝您愉快、健康！

祁　放

1985、4、19 夜12时于东京

节约与浪费

高致贤



老孙当了二十多年的宣传部长，不知作了多少次报告，批了多少份文件，还发表过好几篇关于领导经验的文章。可他从来没有用过一本稿纸。自他当部长以来唯一使用的一只铅笔，迄今还有大半截。可谓节约之至。

小李呢？当了孙部长二十多年的随身秘书，金笔写坏好几只，墨水用了若干瓶，稿纸用了若干本，笔记本用了若干个……可他从未作过一次报告，批过一份文件，更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他把东西用到哪里去了呢？真是个浪费大王。

（插图：于文江）

地震趣闻

江　鸟

地球上每年约发生500万次地震。地震多，有关地震的趣闻也就多。现录一二以飨读者。

大难不死的人

飞出去的幸存者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唐山发生7.8级地震，24万余人丧生。地震中也有幸存者，但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当时住在新市区南楼厂三层的工人睢某某，地震时他正在睡觉，一晃就醒了。他只觉得飘飘荡荡，二、三秒钟就平稳了，一看已经到了楼外，他和爱人及孩子都还在床上。他们并未感到是被甩下来的，着地也无感觉，好象还在楼上一样。这样随床飞出楼的有七户，大多住在三层。有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妇女也从楼上飞出来，后来仍照常预期分娩，妇婴皆好。

被狗拉出来的人　1948年苏联阿什哈巴德7.6级地震前，一个农场女工在阳台上睡觉，她养的一条德国尖嘴狗预感地震即将至。悲惨地叫唤，还用舌头去舔主人的脸，叼着主人的睡衣试图把她从床上拉起来，女工起床打开栅门看一看，狗就飞快地跑到马路上，它见主人不走，立即又窜回来，再次叼着主人的睡衣往外拉，当女工走到人行道的瞬间，大地抖动了。

牛、马、驴、狗、猫等家畜都曾在震前救主，中外地震皆有此类报告。

因祸得福者　1976年7月27日晚，河北丰润某村张氏兄弟正在分家，为一棵大榆树弟兄俩吵个不休，一直吵到下半夜，最后几乎要动手打起来了，吓得老人、媳妇出来劝架，小孩也跑出屋来，正在此时，红光闪闪，地声隆隆，大地震了。张家的房子倒了，但一家七口全幸免于难。此外，尚有夫妻吵架而幸免的例子。

预感地震的人

有些人有特异功能，能够预感地震。

偏头疼课题计划　美国俄勒冈州赛勒姆市有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